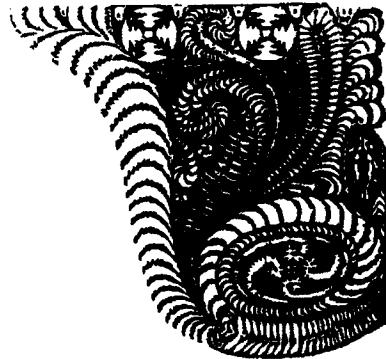


K835.2/5.7 276
S65

古典之门音乐丛书



徐剑梅 编著

舒 伯 特

Franz Schubert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侯俊智

版式设计:尹凤阁

监 制:朱启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舒伯特/徐剑梅编著 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8. 11

ISBN 7-5060-0885-8

I . 舒…

II . 徐…

III . ①舒伯特,F. P. (1797~1828)-生平事迹

②舒伯特,F. P. (1797~1828)-音乐欣赏

IV . K835. 215. 7

舒 伯 特

SHU BO TE

徐剑梅 编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9 插页:1

字数:134千 印数:0,001—5,000册

ISBN 7-5060-0885-8/K · 186 定价:15.00元

舒伯特传略





■ 引　　言

舒伯特不属于气魄宏伟的音乐家。如果说贝多芬是奔腾到海不复回的浩荡大河，莫扎特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飘逸瀑布，舒伯特只好说是潺潺出谷的小溪。贝多芬的沉雄博大犹如杜甫，莫扎特的清新俊逸仿佛李白，舒伯特却多半让人想起温飞卿或者晏殊，浪漫兼哀伤，温厚而纯朴，总之是与风流蕴藉这一派人物为伍。但自舒伯特诞生近 200 年来，

在所有伟大的作曲家中，没有人比他拥有更多的听众。在艺术歌曲的创作史上，他所取得的成就其前无古人，其后无来者。他被誉为“艺术歌曲之王”，一生创作了600多首歌曲，其中的《小夜曲》、《圣母颂》、《魔王》等大量杰作都属于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”的世外仙音。他的器乐作品更是色彩绚丽，感情浓厚，若有人焉，若有景焉，温柔妩媚的帷幕下藏着可惊可怖，阴沉悲哀的魅影！

此外，在维也纳古典和浪漫派音乐璀璨的星空，舒伯特是唯一一位地道的维也纳“土著”居民——在维也纳出生、长大、创作、交游、恋爱和死去。他只在这尘世停留了31个年头。

和所有伟大的音乐家一样，舒伯特是真正为音乐而降生这个世界的。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苦难磨折，在贫困和疾病的铁砧上锤打，他说：“我来到这个世界别无所求，只是为了作曲！”

■ 琴声相伴度童年

1797年，28岁的贝多芬已成为著名音乐家，席卷全欧的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。这一年1月31日，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的下午，弗兰兹·彼得·舒伯特出生在维也纳市郊利喜登区 himmelpfortgrund 街一间拥挤吵闹的公寓里。这个地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“天堂之门”，仿佛象征了舒伯特音乐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——对他世界的向往，人类永恒的渴

望安顿生命的乡愁。弗兰兹这个名字源于拉丁文，意即“天使”；舒伯特则是“鞋匠”的意思。

舒伯特出生这一年，维也纳仍是动荡不安的欧洲中的一个风平浪静的岛屿。当时的维也纳，已经发展成为欧洲的音乐之都。这是海顿、格鲁克、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城市，是多民族、多种族汇聚的熔炉：捷克人、摩拉维亚人、波兰人、斯洛文尼亚人、克罗地亚人、斯洛伐克人、匈牙利人、意大利人、南部德国人都纷纷来到这里定居。而早在12世纪，维也纳就是欧洲犹太人最多的城市。多民族聚居对维也纳作为音乐城市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
1770年到1830年这半个多世纪，从音乐史角度说，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历史时代，可以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、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相媲美。谈到这个空气中都饱含音乐的分子的城市，谁也不如音乐家舒曼描述的生动：

“维也纳，有着斯苔芬大教堂和美貌淑女的光彩焕发的维也纳，静卧在鲜花盛开的溪谷之中。多瑙河的无数银带回绕其间，倾斜的谷坡缓缓向上铺展，伸入愈来愈高的崇山峻岭。啊！维也纳，有多少伟大的德国音乐巨匠的珍闻轶事萦绕着这个城

舒伯特传略

市，它真是一块培育音乐家思想的肥沃土壤啊！往往我从高山上眺望着这个城市，就想象到贝多芬怎样凝眸注视着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脉，莫扎特又怎样富于幻想地目送多瑙河往天际流逝。浩荡的河水，在苍翠的树丛和密柳之间时隐时现。我也想象到，年老的海顿怎样伫立在斯苔芬塔^①前，为这使人目移神夺的巍峨建筑而摇头赞叹。多瑙河、斯苔芬大教堂、远方的阿尔卑斯山——这一切都消溶在天主教氤氲的轻烟淡雾之中，这就是维也纳的图景。眼底展开这令人迷醉的风景扣动了我们从未发响的心弦，使其发出美妙的音响。每当聆听舒伯特的生气盎然，富于明快的浪漫情调的交响曲时，这座城市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，我也就完全明白，正是在这个地方，才能够产生出如此美妙的作品。”

舒伯特虽是地地道道的快乐又容易感伤的维也纳人，他父母却都是外来的移民。父亲弗兰兹·西奥多尔（1763—1830）来自土地肥沃平坦的摩拉维亚农村，母亲伊丽莎白·维兹（1756—1812）则是贫瘠多山的西里西亚一位锁匠的女儿。他们在维也

^① 斯苔芬大教堂。其尖塔高达 137 米，是维也纳的标志。始建于 12 世纪，至 15 世纪完工。

纳相识并结婚，一共生了 14 个孩子，活下来的可只有 5 个。小弗兰兹是 14 个孩子中的第 12 个，在活下来的孩子中排行第四。

舒伯特出生的房子现在依然保存着，里面共有 16 套房间，舒伯特一家租了两套。弗兰兹·西奥多尔办了一个小学，以此维持一家空的生计。白天，他就在这些房间里给小学生上课。他显然是个很有办法的教师，因为学生越来越多，他不得不把学生分成两拨，每拨 100 人，轮流上课。老西奥多尔认定教书旱涝保收，是个一生可待的职业，他给孩子们全安排了这条路，等他们一长大，就立刻让他们帮着教课。小舒伯特也不例外。

小舒伯特 4 岁时，父亲总算积了一点钱，全家搬进附近一栋独立的小房子。房子外观很朴素，只有两间正屋，白天当教室用。房前有一个可爱的小院子，种满了花草和绛红的槭树。站在院子里，可以望见附近 12 使徒教堂的两座钟塔。小舒伯特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，听着教堂的钟声、正屋传来的朗朗书声，看着天边外懒洋洋飘浮的白云，默默出神。

这还是一个音乐之家。老西奥多尔多才多艺，嗜好音乐，是舒伯特兄妹的启蒙音乐教师。他把全

家变成了家庭乐队。小舒伯特几岁起就跟父亲学拉小提琴，后来又跟比他大十几岁的大哥伊格纳兹学钢琴。只有几个月时间，伊格纳兹就再也教不了他了。他的音乐才华令全家人为之惊叹。

小舒伯特最盼望黄昏来临。因为每天一到傍晚时分，舒伯特一家就开始在一起演奏四重奏，父亲拉大提琴、伊格纳兹拉第二小提琴，小舒伯特拉中音提琴，大他3岁的二哥斐迪南拉第一小提琴。老西奥多尔常常出错，每次总是小舒伯特第一个发现，立即嚷嚷道：“爸爸，拉错啦，拉错啦！”音乐调剂着他们枯燥乏味的生活，琴声伴随着舒伯特度过清贫而温馨的童年。

10岁，舒伯特的演奏水平便超过家里所有人。父亲请来当地合唱团指挥米切尔·霍泽继续教他小提琴、钢琴和唱歌。霍泽常常眼里含着泪说：我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学生，“他的指头上自己就有对位法”，“每当我想教他点新东西，他都好像已经知道了。我常常静默地惊奇地看着他。”

11岁时，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降临。1808年，帝国和皇家神学附属的教堂合唱团登报招考两名男童，录取者可以免费在神学院附属小学——维也纳最好的小学之一——念书，而且将来如果嗓子变声

不能唱了，只要操行和成绩不错，也可以继续拿奖学金读到毕业。这对贫寒的舒伯特一家太有吸引力了。老西奥多尔亲自送小舒伯特去参加考试。

在考场，小舒伯特穿一件淡白色的旧外套，个子又矮，夹在孩子们中间，显得很土气。不少孩子笑话他：“一定是个磨坊主的儿子。”（奥地利磨坊主通常总穿白色衣服，舒伯特在套曲《美丽的磨坊姑娘》中也这么描写过。）但主考官们不在意他的衣服。小舒伯特清亮童高音和出色的视唱能力，赢得了主考官们的赞许，他被录取了。

这是不小的光荣，因为主考官之一安东尼奥·萨拉瑞当时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他在维也纳音乐界纵横 40 年，名重一时，但后人之所以记住他的名字却并非因为他的作品，而是因为他曾出于嫉妒和莫扎特作对，并且教过海顿和舒伯特作曲。

11 岁的舒伯特就这样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，进入神学院附属小学寄宿读书。在这里，他学习拉丁文、数学、自然、物理、地理和历史，当然还有宗教启蒙课。但对他来说，生活的核心仍然是音乐。音乐使他忘怀那冰冷的围墙、森严的纪律、迫人的宗教气氛和艰苦的寄宿生活，把忧伤和寂寞变成了快乐。他师从职业风琴家温泽尔·鲁兹克学习

钢琴和风琴。鲁兹克和舒伯特的第一个老师霍泽一样，深深震惊于他的音乐天分：“这孩子在直接从上帝那里学习！”的确，这个圆脸、矮个、身体结实、动作笨拙的“乖”孩子，智力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他的年龄。也许正是因了早慧的缘故，他不像同龄孩子那样喜欢嬉戏笑闹，总显得沉默寡言，不大与人交往，但他4年级时就开始进行诗歌创作，写过一首颂赞万能的上帝的长诗。

小弗兰兹每天还在神学院的学生管弦乐队里拉第一小提琴，同时负责很多杂事：给各种乐器调弦，按时点燃和吹熄牛油蜡烛，分发乐谱，把乐器和总谱摆放整齐。这些烦人的琐事，小弗兰兹做来却不慌不忙，井井有条。乐队的孩子们当中，有一种相当严肃认真，奋发向上的追求音乐的气氛。每天晚上，他们都要演奏一部交响曲或者是一两部序曲。年复一年，舒伯特就这样熟悉了海顿和莫扎特的所有交响曲，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，以及当时孩子们能找到的所有序曲，还有海顿和莫扎特的大部分弦乐四重奏。当然，他们用的都是很糟糕的乐器，对乐曲的演绎也粗糙、不准确，但他们认真，热情，而且不乏听众。在凉爽怡人的晚上，维也纳市民们常常聚在神学院外面的广场，聆听从窗

户里飘出的乐声。

小舒伯特那时已表现出卓越的审美能力，他厌恶当时流行的凡俗之作，对贝多芬、莫扎特的作品却一见钟情。每逢乐队演奏肯纳的交响乐，小弗兰兹就很恼火，常常一边演奏，一边不耐烦地嘀咕：“喔，多么沉闷！”可听着莫扎特的G小调交响曲，他却会热泪盈眶：“我好像听到天使在里面歌唱！”

在学生乐队，他结交了一生中第一位忠诚、友善和热情的朋友——约瑟夫·斯包恩（1786—1865）。他比舒伯特大11岁，当时正在神学院里学法律，在乐队中担任第二小提琴手之首席，和小舒伯特共用一个乐谱架。

斯包恩回忆道：“我一下子就发觉他的节奏感远远超过我，因此被他深深吸引。他是个外表沉静、严肃、不大与人交往的男孩子，但却将活泼的一面完全倾注到美妙的音乐之中。”

一天，斯包恩发现舒伯特独自呆在音乐教室里，弹着莫扎特的奏鸣曲，眼睛里闪着幻想的光。弹着弹着，他手底慢慢流出陌生的、显然属于舒伯特自己的旋律。

“弗兰兹，弹一支你作的曲子吧！”

舒伯特一下子惊醒了，圆脸涨得通红，窘得不

知说什么好：“不，你会笑我的。”

“怎么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怎么可能笑自己的朋友！”斯包恩大声说。

舒伯特同意了，又兴奋又不好意思，开始弹一支他自己创作的小步舞曲。最初几个触键胆怯而慌张，可几个小节之后，他便忘记了斯包恩在场，音乐变得自然而流畅，欢快的音符一个接一个琴键上蹦出来。斯包恩给迷住了，不住口地称赞，舒伯特高兴得满脸通红。这是两个朋友真正订交、推心置腹的开始。舒伯特告诉斯包恩，他经常偷偷把心中所感写成音乐，就像记日记一样。但他得严严实实地瞒着父亲，因为老西奥多尔是坚决反对搞音乐的。

十二三岁起，小舒伯特就已经尝到贫穷的滋味。因为穷，爱他的父亲才反对他弄音乐；因为穷，他大冬天不得不呆在没有火炉的房子里，小手冻得又红又肿，握不住笔；因为穷，他吃完简单的午饭，要隔八个小时才能再吃晚饭，中间肚子再饿也没钱买一个苹果；因为穷，他买不起乐谱纸，虽然斯包恩常常给他带些乐谱纸来，虽然他到处搜集废纸在反面画线创作，他也还是缺纸用。小舒伯特常常叹息：“假如有足够的纸，可以天天作曲，该

多好啊！”

现在已无从查考舒伯特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尝试作曲，但可以肯定最晚不会超过 13 岁。因为他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作品就是作于 13 岁这年（1810 年）4 月 8 日至 5 月 1 日的 G 大调钢琴四手联弹幻想曲，讹名为《殡葬幻想曲》。接着他又写过两个乐章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草稿本（1812 年 9 月最后完成的 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之第二、第三乐章即根据此稿写成）、小喇叭与大鼓的序曲等。

1811 年 3 月，14 岁的舒伯特写下歌曲《夏甲的哀诉》（夏甲是《圣经》中亚伯拉罕之妻萨拉的使女，后来被亚伯拉罕纳为侧室，为避萨拉的嫉怒而携子逃入沙漠——见《旧约·创世纪》第 16 章）。这是舒伯特现存最早的一首歌，风格类似民谣，倾吐了一位母亲面对垂死孩子的悲痛。在舒伯特之前，德国当时最的歌曲作家约翰·淳斯第（1760—1802）已曾为之谱曲。舒伯特很推崇淳斯第，因而模仿他作了不少曲子。但《夏甲的哀诉》虽是模仿之作，却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，就一个 14 岁孩子来说，无疑是一首大胆而成熟的作品。

继《夏甲的哀诉》后，他又为席勒的诗《少女的怨叹》，费弗的《弑父者》谱曲。1812 年初作品

量大增，包括《镜中骑士》3幕轻歌剧草稿、钢琴与管弦乐的序曲、小步舞曲、一首慈悲经（kyrie）、收入于四重奏第五集的第一、二号两首弦乐四重奏、以及1923年始公诸于世的b小调三重奏。

舒伯特的创作引起了萨拉瑞的注意。1812年，萨拉瑞开始教舒伯特对位法。这是很不寻常的际遇，因为当时萨拉瑞已享有乐坛泰斗的地位，不再给一般的神学院学生上课了。据舒伯特的同学回忆，萨拉瑞实际也很少给舒伯特讲课，主要是为他批改创作练习。意大利裔的萨拉瑞希望舒伯特能够欣赏18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，使舒伯特不得不做了大量的极其枯燥乏味的老式意大利总谱练习。但舒伯特的趣味却正和萨拉瑞背道而驰。他深爱萨拉瑞嫉恨的莫扎特的作品，对充满英雄气息的贝多芬崇拜得五体投地（而萨拉瑞却把贝多芬视为“危险的疯子”）。以后他又渐渐深入到格鲁克的全部作品中，经常连续几个小时弹格鲁克的音乐给他的同学听。

小舒伯特终日沉迷在音乐之中，自然就荒废了学业。他在第一年的成绩还相当好，到四五年级却直线下降，父子间为此起了尖锐的冲突。当了一辈子小学校长的老弗兰兹·西奥多尔是个保守、严谨、